古村若不存，乡愁何处寻

言者有意

■祥武

“古村落正在拨打 120！”这并非危言耸听。前不久，记者到江西、福建、陕西等地探访 10 余个古村落，发现古村保护危机与生机并存：有的山水环抱、重焕活力；有的门庭冷落、坍塌颓败；有些地方，村民自发性的抢救保护让人心生敬意，但一些“建设性破坏”、“规划性破坏”也触目惊心。

“破坏”的原因，有认识上的问题，也与资金缺乏有很大关系。尽管国家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给予几百万元补助，但相对于一栋古建筑动辄上百万的维修经费而言，还是杯水车薪。

古村落保护因此常常陷入悖论：经济欠发达地区存留的古村落较多，但越缺少保护的地方就越差钱。调查显示，我国大量的传统村落分布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比例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7 个百分点。由于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多数时候人去楼空，传统文化习俗也有断裂之虞。2014 年 4 月，由住建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发布的文件中称，近一个时期以来，传统村落遭到破坏的状况日益严峻，加强传统村落保护迫在眉睫。

对有着 5000 年农耕文明史的中国而言，村庄是最小的细胞，也是最基础的文化单元。保护传统村落，本质上是在转型期为传统文化留下容身之地，为乡村发展找到融合之道。因此，需要直面一些“难两全”的问题。

古村落保护与商业开发之间有“纠结”。缺少资金是头号难题，搞旅游开发是普遍思路。然而，并非所有古村落都适合发展旅游业，有的古村也曾试图靠发展旅游来募集保护资金，却因游客不至半途而废。适度开发也不是易事，一些古村落成为旅游景点之后，往往有过度商业化的倾向，偏离了保护宗旨。

古村落保护与村民改善环境的诉求在“较劲”。古色古香的老房子，不仅是旅游景点，更是当地居民的生存环境。大多数老房子采光、通风、排污、修缮等“先天不足”，而被划入保护范围的老房子，村民往往住不惯、修不起、拆不得。但他们有过上更好生活的权利，无视这个合理需求，保护无从谈起。

有时，还要在“见物”与“见人”之间取舍。没有人住、缺少人气的古村，圈起来保护也只是一个没有生机的博物馆，难逃衰败的命运。古村落不仅要保护外在的“筋骨肉”，更重要的是传承好内在的“精气神”。

记得住乡愁，是关系一代人精神家园的时代命题。然而，倘若古村落总是疲于与推土机赛跑、与时间赛跑，最终沦为荒芜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人们又将何处觅乡愁？

令人欣慰的是，有关部门近年来先后 3 批将 2555 个有重要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给予经费支持。虽说与“散落民间人不识”的古村落相比，这还是少数，但它已然激荡起“庙堂”、“江湖”的共鸣。生活在这里的人，关心古村落命运的人，正在携手破解这些难题。相信这样的共识和合力，必定能为改天换地的现代中国留住那一抹乡愁。

画中有话

一砸万元

■文/大汗 图/春鸣

渝中区一古玩市场近日发生了一件让人咂舌的事：一男子不小心损坏了一对叫价两万元的青花瓷瓶后，因为赔偿价格没谈拢，他干脆赌气用 1 万元买下瓷瓶，当着老板的面将其砸碎。

对于此男此举，笔者只能引用时下流行语感叹：“有钱就是任性。”新闻中提到，砸瓶男子大约 50 多岁，开始之时被这对精美青花瓷瓶所吸引，那想必是个爱瓷之人。爱瓶之人以砸瓶告终，应该是一时冲动而为之。

古人云：“四十而不惑。”大意也就是说，人到了 40 岁，在经过了社会的磨砺，咀嚼过人间的百态之后，少了冲动，多了冷静，少了激情，多了沉稳，少了放任，多了责任。不能说砸瓶有何不对，但也可以换个角度考虑：既然机缘巧合要你买下这个瓷瓶，那就说明缘分不浅，不妨留作纪念。

让阅读回归为享受

■熊建

前两天，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曾两度提及阅读话题。一次是网购图书，一次是全民阅读。在以经济、环保、外交等硬话题为主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这种情形并不多见。实际上，从全社会来看，我们的全民阅读量长期低迷。形不成氛围，究竟是什么原因？

说到底，是对阅读的认知、需求发生了扭曲。

我们现在很多时候看书，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享用。阅读不再是看书，而是查书。前者是闲来无事，随手翻书，兴之所至，悦而受之；后者是火急火燎，急用先学，要啥找啥，追求速成。结果，一种是长期积淀，成为精神财富，受益终身；一种是狗熊掰棒子，一次性消费，舟过水无痕。阅读层次的高下立判。

要命的是，这一深一浅两种阅读路径，并没有随着传播技术的提升、书籍载体的变迁而并轨，而是在移动互联网的大潮中，渐行渐远。甚至，浅阅读更胜一筹了，阅读碎片化就是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比如，长篇深论不受待见，“微言大义”颇有市场。大部头的论著不时兴了，人们只愿意读简短的信息，喜欢段子，热衷看“一张图读懂……”我们最爱用的微博每条只有 140 字，常上的微信，转发量最大的也不过万字。如果想了解一下基因的相关知识，很多人只会百度一下，不会专门去阅读《自私的基因》这样的科普著作。

诚然，零珠散玉也有价值，但阅读求知若一味追求省事的话，大脑沟回会变浅的。因此，给阅读做好加减法，势在必行。

加什么呢？增加深阅读的比例。其实，用什么阅读不是核心，真正的读书人是不在乎书的形式的，不管是印在纸上，还是映射在手机屏幕上，只要它还是《论语》。电子化不一定让阅读变浅，关键是所读文本浅不浅。抱着纸书看穿越小说，跟捧着手机看人文经典，收获能一样吗？

减什么呢？减掉附加在阅读上的功利性、实用性目的。虽然不必尽除，但起码别一看《孙子兵法》就想着怎么拿它赚钱。有学者呼吁大家多读无用之书，就是针对我们太奔着实用而去、碎片化截取信息的时弊。多看无用之书，方成大用，这也是辩证法。

做到这两点，让阅读真正回归为一场享受，全民阅读才有可能形成无处不在的氛围，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创新力量的增加、道德力量的增强，也就不在话下了。

道德致敬不应是悼念“化缘校长”的全部

■昌俊

15 日，是广西河池市都安县高级中学校长莫振高出殡的日子。上千名各界民众或手握蜡烛或手举花圈，有序地走在湿漉漉的街道上，队伍绵延数百米长，送别人们心目中的大好人——莫振高。30 多年时间里，都安高中校长莫振高用自己微薄的工资以及陆续筹集而来的 3000 多万元人民币善款，资助近两万名贫困生圆了上学梦，他也因此被称为“化缘校长”。

心里装着学校与学生，当然是一名称职校长的职业责任所在，也为整个社会所期待。但坦率地讲，相信不会有人愿意将一所学校的命运和自己的求学权利寄托在一位“好好校长”的“化缘”之上。因此，我们在向这位“化缘校长”致以敬意的同时，又必须明白，这绝不应该是一个理性社会哀悼一名“好校长”的全部意义所在。

如果我们将观察的目光折回到莫振高生前的付出中，就不难发现，与“化缘校长”感人事迹所对应的，恰恰是某种令人心情沉重的基层教育现实——

即如一位前来哀悼的学生所回忆的：“一条不标准的煤渣跑道，一个平房食堂里，停电的教室亮起的煤油灯，漏雨漏风的宿舍……”这样一种乃至更差的场景，应该是不少人的共同回忆甚至是一些孩子正身处的真实求学环境的写照。

再比如，莫振高所管理的都安中学，有近一半学生来自贫困山区，每年高考结束后，莫振高都要四处奔走，为考上大学的贫困学生筹集学费。假如这些贫困学生都能获得制度性的助学支持，“化缘校长”是否能够少一分艰辛？

正是以一种近乎“化缘”的方式，30 多年时间里，莫振高筹集到 3000 多万善款，资助近两万名贫困生圆了上学梦。在我们为此表达敬意时，另一组来自两会的数据不应该被忘记：2014 年全国各级财政预算共安排教育经费 2.4 万亿元，实际支出 2.29 万亿元，有 1 千多亿元没有花完。两相对比，不禁令人唏嘘。莫振高 30 年来化缘所得的 3000 万助学金，是否只是以一己之力来补缺某种制度化的教育经费拨付的漏洞？

事实上，在基层中小学中，募集资金，扮演“化缘者”角色的校长，其实并不少见。莫振高或只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而且，教育经费要靠“化缘”所得，或还不仅仅是基层校长们的个人困境。于此而言，我们的教育资源，特别是农村基层教育经费的获取，如何告别“化缘式”、“讨钱式”的路径依赖，恰恰是对于“化缘校长”最好的告慰。

没有人能够否认一位如莫振高般的校长所彰显出的道德力量与现实价值。但回归现实，一位几近圣人般的好校长终究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高效而富有“良心”的教育支持体系，才是最可期的制度保障。